

上接 A5

港澳“黑帮”风云70载

占地仅有2.7公顷的九龙城寨，人口最多时近5万人。300座低于14层的楼宇围合成一座，黑暗，拥挤，肮脏的特殊之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这里实际上成为了黑帮势力控制的区域，一座名副其实的“黑暗之城”。

1965年，香港经济处于工业起飞阶段。50年代的积累，已经具备了著名经济史学家罗斯托所言的三个基本条件：投资率上升到10%；多个高成长率的制造行业兴起；存在一个政治、社会或机构的框架，推动现代部门的发展。

这一年，范徐丽泰已经在香港大学理学院读书。著名歌手邝美云一家十余口还在旺角甘霖街一套狭窄的房子，时年3岁的她经历着有爱又艰难的童年。霍英东的儿子霍震寰，尚未回港还在国外接受着精英教育。未来的香港期货大王刘梦熊则还在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不久之后他将在东莞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少年谋生，与三教九流交流甚广的杨受成（1943年生）则在前一年，利用“走私”积累的资金开了一间“天文台餐厅”。

许多人在奋斗，许多人在承受贫寒时，香港的黑暗势力也从60年代开始陡然增加。香港警方披露的数据显示，有关“三合会”（三合会是香港对有组织犯罪社

团的统称）的犯罪由1967至1968年的110宗，升至1976年的4089宗，升幅达37倍。

进入慈云山，似乎已是一条不归路。陈慎芝与李兆基们，凶悍地杀开了一条血路。陈慎芝（绰号茅冠华）与李兆基等，先后在九龙城寨24座和34座驻留过。

2018年4月的一天，九龙一个咖啡厅里，墙上都是九龙城寨的老照片，刚刚从国外飞回来的陈慎芝又来到这间他最喜欢来的茶餐厅里喝茶，这里的蛋挞也是他特别爱吃的。离开江湖许多年了，他还保持着当年的习惯，坐在茶室中间可以移动的座椅上。他说：“那个时候，可能吃饭的时候，就会有仇人持刀进来砍，这时就可以搬起椅子来进行抵挡。”谈及当年，他们为何要进入慈云山，进入社团，华哥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当时主要是读书不好，比较顽劣，所以就一步步走上了打架抢劫的路。”抢劫之后，他们再逃回警察也不敢轻易进来的黑暗之城。

彼时，香港最大的三合会组织14K对这支行崛起的新锐力量“慈云山十三台表”格外关注。随后，陈慎芝等人加入到了香港社团14K，而他当时拜的就是第二代龙头陈仲英的门下。虽然李兆基已经脱离组织许多年了，但此

次李兆基的葬礼，昔日其所在的智勇堂依然前来吊唁。

陈慎芝在李兆基的葬礼上也提及了当年上慈云山之后的一些顽劣事。那时，九龙城寨一个卖鸡的老板，跟他们结下怨。深夜，他们就将这个小贩的鸡全部偷走了，关在电表房里，然后几天后想把鸡拿去送人，却发现鸡全都死了臭了。陈慎芝说：“想起都好笑。”

江湖，光靠凶狠并不一定能够活到明天。砍人也是要有章法，要学会怎么砍人，砍人不要砍死，要人残废可以，搞死人了就不好了。这是陈慎芝说的一条经验之谈。然而，刀剑不长眼，谁也难保安稳。陈慎芝经历过许多凶险的事情，一次差点丧命的经历让他至今觉得后怕。一天，他和几个兄弟在九龙城寨里耀武扬威地走，突然一群人冲过来就砍杀。寡不敌众，只能分散突围。陈慎芝逃到了九龙城寨一栋楼的楼梯角里。追杀他的人，不停地寻找，刀划在墙壁和地上的声音，特别刺耳。躲在暗处的陈慎芝，屏住了呼吸，衣服慢慢被汗水湿透。他说：“浑身像洗澡了一样。”

被砍杀之外，打警察也还是颇为冒险的经历。陈慎芝回忆，为了显示大哥的威风，遇到警察偶尔也会打，但是打了以后会付出

惨痛代价。他曾经打过两次警察。陈慎芝们，除了在九龙城寨经营毒品档之外，更多的跨区进入港岛等地进行抢劫。一次他们抢了一个学生，却没有捞到钱，还给了学生打车钱，然后迅即就被学生报案，导致十三太保之后落荒而逃。

时时丧命的危险和压力下，江湖人往往会沾上毒。陈慎芝和李兆基还染上了毒瘾。他说：“我记得我人生最后一针是阿基帮我打，我打完之后就就去戒毒所福音戒毒，之后阿基也成功戒毒，我们信主，立志成为基督徒。”

李兆基的葬礼是按照基督徒葬礼进行，没有黑压压的帮派人物前来，也没有舞狮等大场面。一度资助李兆基的古天乐，也没有前来。出殡的那天早上，雨慢慢下大，数十位亲友缓缓在雨中送最后一程。这位曾经的黑帮人士，经历了风光，又陷入了贫病。早已看开了一切。不愿去找朋友帮忙，贫困度日的他曾经说，“你现在毫无用处，别人理你都傻。”只是，贫病中，陈慎芝以及古天乐并没有忘记他，也给予了帮助。而在去世前几个月，李兆基与陪伴他多年的女友邱巧贞完婚。李兆基和妻子当场交换婚戒，好友陈慎芝则做证婚人，整个婚礼只有三名亲友。

一位参加了诸多社团葬礼的人士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一些社团大佬的葬礼，充满了肃杀，甚至个别被其他仇家砍死的人，帮派的葬礼也是一场复仇之战。”

3年前，陈慎芝出现在14K教父胡须勇（潘志勇）的葬礼上。2016年3月14日，68岁的胡须勇去世后第23天，红磡世界殡仪馆附近万人空巷，纸扎大马、汽车等各类祭品占了半条街。当天，数千人前来为胡须勇送别，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也派出大量人员。当日下午4时许，三头白色的丧礼舞狮，跪着进入灵堂，祭奠仪式拉开。与胡须勇多年朋友的陈慎芝，当天也是八位扶灵人之一。在他的手机里，留存着胡须勇病逝前发过来的一首诗：“十载煎熬自伤残，风吹雨打避艰难；患海明灯将消逝，残年风烛别人间；生老病死恒常事，难舍挚友情如山，流水落花春去也，来生再聚别缘慳。”陈慎芝颇为感慨地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圣经说，人人都一死是公平。”

7月9日上午10时许，随着李兆基妻子邱巧贞按动了电钮，躺在棺木中的李兆基缓缓滑向焚烧炉。火葬厅里，伴随着亲朋好友的啜泣，祈祷颂起：“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欢喜

陈慎芝，也在70年代走到了关键时刻。毒瘾发作时，即使在他父亲的灵堂，他都会躲到一边去吸毒。

“虽知此山头猛虎满布，胆小非英雄决不愿停步，冷眼对血路寂寞是命途，明月映山岗倍觉孤高。”2018年8月3日，九龙百乐门国际宴会厅里一位身材高大的人士，握着陈慎芝的手高歌一曲《天蚕变》。《天蚕变》，是70年代末香港最著名的一部武侠电视剧。

这位身材高大的人士名叫林江，唱歌前已经豪饮数杯。熟悉林江的人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林江素喜饮酒，勇猛豪气不减当年。林江出现的这个场合，是陈慎芝70岁寿宴现场。当日下午4时，《中国经营报》记者来到百乐门时，警方已经在酒店外面进行了设卡警戒。随着夜晚的来临，香港几大黑帮诸多人物纷纷前来朝贺。其中，新义安的龙头，也到了现场祝寿，并与陈慎芝共同切乳猪，这是寿宴的重要开场仪式。同样是在百乐门，陈慎芝66岁寿宴时，胡须勇也前来祝贺。每一场寿宴，既是昔日江湖人士的怀念，也是老江湖人在慢慢消失。

《天蚕变》上映时，正值香港黑帮势力极盛。彼时，香港经济高速发展，财富陡增之时，有组织犯罪的案件数量，也比十余年前陡升数十倍。1979年，香港GDP为1117亿元人民币，超过内地经济总量前十四大城市GDP总和（1002亿元）。

上世纪70年代末，霍震寰已经回到香港，与父亲霍英东正在着力推进内地的项目。他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那时父亲跟我说，我们这个国家有了翻身的希望。”此时，范徐丽泰尚未步入政坛，还在香港理工学院工作。1976年，邝美云母亲因癌症离世，14岁的邝美云就出来工作养家。年幼的她特别懂事，主动承担起家庭的责任，早早地放弃学业，出去打工。每天只花5毛钱，将钱省下来贴补家用。杨受成的手表行生意已经如日中天，开始进军证券业，并购买了大量物业。正如1978年罗文演唱的《狮子山下》“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1973年9月的一天，住在广东佛山的青洲刘梦熊（原籍台山），冒着被鲨鱼撕咬以及军警围捕的危险，尝试了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次游泳。他从深圳红树林下水，差不多九个小时后才在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尖鼻嘴，成为了新香港人。香港人，此时正充满着奋斗的梦想。

陈慎芝，也在70年代走到了关键时刻。毒瘾发作时，即使在他父亲的灵堂，他都会躲到一边去吸毒。与他一样陷入毒瘾的李兆基对他：“大哥，我们没有明天，只能拿毒品麻醉自己。”

父亲的过世，还是对他带来了巨大的触动。1974年1月1日，陈慎芝让李兆基给他打了最后一针毒品后，来到了狼茄湾福音戒毒。“戒毒时，好像被千万针刺在骨头上。”然而，常人难以挺过去的戒毒，陈慎芝却做到了。自此之后，他致力于劝诫戒毒，并在1987年获得了香港十大杰出青年称号。离开了江湖，却得到了比江湖时更大的声誉。

“看嘛，这是真正的大佬！”一位参加陈慎芝寿宴的人士，带着《中国经营报》记者介绍相关来宾时如是说。

“一生称英雄，永不信命数，经得起波涛，更感自傲；抹去了眼泪，背上了愤怒，让我攀险峰，再与天比高。”林江与陈慎芝唱罢这首歌，与陈慎芝拥抱后，陈慎芝用粤语说了一句：“谢谢，大内总管。”

唱功不错的林江，平素话不多。香港隐秘的江湖故事里，林家的名头甚大。“向家天下林家打！”林江也因为过去在新义安立下的汗马功劳，被尊称为新义安的大内总管。其所在的新义安，系国民党原军统少将向前在1947年建立的香港著名的国际性社团组织，也是香港经济实力最强、组织最为严密的社团组织。其前身是成立于1919年的义安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新义安成员接近10万人。除中国香港以外，新义安还活跃于西欧、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东南亚等地，与中国台湾竹联帮、美国华裔帮、东南亚私会党等帮会组织关系密切。

原名林世侠的林江，年轻时任职香港消防处。新义安的超级元老林景和林胜是林江的堂兄弟。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正是林家三兄弟最为生猛的时候。兄弟几人，带着帮众到处插旗争地盘。据信，香港十八区中人口密集、公共屋集中的屯门更由林氏兄弟一手打回来。

新义安创立人向前拥有四房子女，香港电影圈中赫赫有名的向华强、向华胜兄弟即是其四房所育。对于被称为“太子”的向华强、向华胜，与社团的联系到底如何，已经不重要。一位人



7月8日晚，李兆基吊唁仪式上，宾主双方致礼（《中国经营报》所摄葬礼照片，均经李兆基家人同意）

本报记者周远征/摄影

士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他们是太子，不会有人去收他们为徒的。”

与陈慎芝、李兆基都非常熟悉的陈惠敏也前来祝寿。他曾经在刘嘉玲被绑架后参与处置，在圈内能量极大。曾系14K“红花大棍”的陈惠敏，加入14K后，又加入了警队，活脱脱的一个“无间道”。离开警队后的陈惠敏进入了电影圈，本色出演了诸多电影，拥有不少影迷。目前，陈惠敏除在内地经营红酒生意之外，也屡屡以影星等身份出席各种活动。内地天安社也曾邀请陈惠敏去站台。8月3日当天，一身正装的陈惠敏来到寿宴现场，就吸引了无数的目光，而他与一众慈云山街坊坐在一起时，不时有人前来合影。与街坊谈话不断被打断的陈惠敏，虽有一些遗憾，但是亦很配合的合影。酒宴的进程中，陈惠敏亦主动邀请与邻桌的《中国经营报》记者合影。

陈慎芝的生日宴上，昔日对立的江湖猛人也放弃了前嫌。新义安、14K、和胜和等香港知名社团大佬也纷纷到场。8月3日那天，一位素不喜被拍照的江湖猛人，与一众老友喝得性起。这位绰号鬼添的江湖猛人，是香港黑社会中学历颇高的一位人士。这位人士叫李育添，并拥有

工商管理硕士学历，能操流利英语。李育添曾经在1996年4月在澳门被捕，同年11月因三项黑社会罪名成立，被香港法院判入狱八个月。出狱后从事赌船及赌厅生意。2007年7月12日，香港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就针对新世界集团的多宗刑事毁坏案，拘捕了多名新义安高层成员，当中包括李育添，并搜查香港泰拳理事会会址及多间属会。李育添在46小时后自签担保外出。此人，不但有学历和俊朗外表，身手亦不凡。他亦担任过世界泰拳理事会理事长。

席间，《中国经营报》记者与一位身材不高，但是颇壮实的人士进行了接触。这位人士是张子强结拜兄弟刘国雄。张子强一度让香港富豪闻之胆寒，上世纪90年代在香港实施了多起绑架案。刘国雄席间亦兴之所至，唱了一首粤语老歌《几许风雨》：“一生之中谁没有痛苦，得失少不免，看透世态每种风云，披身打我面。”

陈慎芝的寿宴，让名流、黑帮大佬、影星以及街坊前来的场景，让参加寿宴的伍山何牧师也深有感触。他致辞时说：“其实今天很难得，我的人生里认识很多人，但像华哥一样游走在天界地界之间的只有一个，华哥不仅沟通天地，他还给这个时代带来

这么多美好的东西。”

今年2月2日，《中国经营报》记者在九龙一家酒店，还参加了另外一场寿宴。75岁的叶寿在香港嘉里酒店设宴70余桌，极尽风光。叶寿，有着“赌船之父”“外国赌王”之称。

叶寿与香港著名影星邓光荣、向华强具有很深的交情。影星邓光荣被视为“联公乐”社团的第二代龙头，而叶寿则是该社团的创始人之一。公开资料显示，叶寿与刘驹一同创立“联公乐”社团，成为码头帮之中最具实力的帮会。邓光荣接掌社团之后，叶刘二人便前往澳门打拼，成为赌王何鸿燊的左右手。后来，叶寿又开创了香港赌船生意。其后，将赌船卖给了连超。《中国经营报》记者在宴会现场，见到了林江、陈慎芝、陈惠敏等诸多已经认识的人士。此外，14K 馮Dec、水房车神官亨、影星张耀扬都有出席。

赌王的寿宴，自然不同其他的寿宴，长腿的美女桑巴舞、众多歌星献唱以及舞狮大师的精彩表演等都是奢华寿宴的标配。然而，生日祝福里往往是亲人的祝福更为感人，无论江湖还是庙堂。陈慎芝寿宴上，他的小女儿唱了一首《真的爱你》“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变迁

比陈慎芝小七岁的尹国驹，据信是14K历史上最能打的悍将之一。尹国驹出生在澳门新桥区青草街。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1993年，Beyond乐队首度演唱了这首《海阔天空》，该曲获得年度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以及叱咤乐坛流行榜“我最喜爱的创作歌曲大奖”。

1993年，香港依然引领着亚洲乐坛。这首歌，也是陈慎芝喜欢的一首歌曲。而在同一年，九龙城寨也完成了清拆。这座昔日“黑暗之城”彻底消失，取而代之成为了一个市民公园。始建于1810年的九龙城寨，其存在的180多年历史里，有昔日受屈辱的心酸，也有面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抗争。

1898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中记载“所有现在九龙城内驻扎之中国官员，仍可在城内各司其事，九龙向通新安陆路，中国官员照常行走。又议定，仍留附近九龙城原旧码头一区，以便中国兵商各船渡艇任便往来停泊，且便城内官民任便行走”。

因此，实际上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它成为香港是中国领土的活的标志，不论是香港人还是外国人，只要看见九龙城的存在，就不能不承认香港是中国的领土，这是九龙城寨存在的历史意义。”（鲁金著《九龙城寨简史》P114）

九龙城寨消失的那一年，香港回归在种种风波中依然笃定地进行。一个旧的香港，留也留不住；一个新的香港，却步步来临。许多人，依然忐忑；许多人，无限憧憬。

“是痴心不怕等，是真心不后悔，爱太深哪有路可退。”1993年春晚，被称为最美港姐的邝美云唱了一首情歌《除了你还有谁》。家境贫寒的邝美云，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歌星。“偶然”参政的范徐丽泰，也在1993年步入关键时刻。1993年，范太（她格外喜欢被人称为范太）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委任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委员。范徐丽泰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那时我们的平稳过渡受到了威胁，我就参加了预备工作委员会，我希望香港能够平衡过渡，香港老百姓也希望平平安安的，整天吵是不行的。”

1993年，霍震寰成为了广东省政协常委。喜欢武术的霍震寰，1993年以香港武术联合会会长的身份带领香港武术队屡获殊荣。吉隆坡举行的第二届世界武术锦标赛上，香港武术队夺得了两枚金牌。杨受成倾尽心力打造的英皇集团中心，也在1993年落成。此时的杨受成，愈加自信。陈慎芝在这一年，则继续劝诫别人戒毒。

然而，港澳社团一些人的命运，也在90年代开始分化，有些走向了覆灭，有些趁机获得了巨大机会。过去黑帮的做法，正在一些传统行业中消失。从1993年开始，香港警方开始在电影界清除三合会的影响。香港相关部门披露的信息显示，1996年警方只收到一宗涉及一名电影从业人员与三合会有关罪行的举报，1997年更是一宗举报也没有。

上世纪90年代前期，香港的黑帮势力，选择了到澳门去寻找淘金的机会。土生土长的澳门人崩牙驹也在此时，逐渐成为港澳社团中极具势力的人物。

比陈慎芝小七岁的尹国驹，据信是14K历史上最能打的悍将之一。尹国驹出生在澳门新桥区青草街。他在简陋的劳工子弟学校读到小学二年级就只能辍学。辍学之后，他在制衣厂剪线头，到酒楼当学徒工。心气又甚高的少年尹国驹按捺不住躁动的心，开始寻找更容易来钱的路子：炒卖黄牛戏票。炒卖戏票的生意，在澳门向来是一些江湖人士所控制。动了别人的奶酪，冲突在所难免。敢打敢拼的尹国驹与同伴经过一轮轮的打斗，在炒卖黄牛票上获得了一席之地。十六岁时的尹国驹开始有钱了，去买了一辆绵羊车（踏板摩托车）。青春的荷尔蒙，让他迸发着旺盛的斗志。他让这个车与其他人斗车，一次事故让他的门牙摔掉，自此，崩牙驹“崩”出在江湖。

下转 A7